

開放文學 – 江湖俠義 – 雍正劍俠圖 第五十六回 眾群俠會戰燕雲風 老劍客親臨梅花圈

上回書說到亮鏢會梅花圈上動手，雖說越戰人越少，可也越戰越精，武林前輩，風塵俠隱都在後邊。西勝鏢棚內也只有連雲台劍客燕普在內的兩三位了。這時候展翅金雕鐵掌李老俠李源登台鬥勝崑崙歐陽志正，群俠眾星捧月，都圍著西方俠於洞海紛紛議論。這麼大的鬆棚內，燈火通明，照如白晝。李源明白：人家用的是鏈子鞭，兵刃長，我用藤蛇棒，尺寸短，跟歐陽動手，我要總往外跑，那就太吃虧了。我必須想辦法讓你這鏈子鞭施展不開，那只有在招術上運用短小精悍，乾淨快捷的技藝。想到此，李源往裡這麼一弓身，上右一跟步，鹿筋藤蛇棒「喇」來了個「仙人解帶」，照著歐陽志正的胸前便打。歐陽志正岔右步跟左步，單手一搖鞭，「嘩楞楞」一個「青龍出水」，對準李老俠的胸前便點。老俠李源閃身形躲過去，擺自己的鹿筋藤蛇棒急架相還。三十六手白猿棒，上、中、下走三盤，真是烏龍攪海、怪蟒翻身，招法展開，捷似飛鳥。歐陽志正的變招兒，那也確實是出人頭地。「嘩楞楞」長鞭響，兩個人的長衫兜起風來，如同蝴蝶一個樣，所有的人都往梅花圈上看。兩位當場動手十個回合，展翅金雕鐵掌李源棒走上盤，歐陽志正鞭走底盤，一個底盤掃趟。李源腳尖兒點台板兒，長腰起來，轉棒蓋頂一砸。

歐陽志正腿往這邊一岔步，李源移左步跟右步，左手一搭鹿筋藤棒的後把。

這等功夫叫「漁公伐舟」，就是漁翁撐船呀。拿著船篙往船後頭一杵，「哧！」船公就往前去了。這樣一來，李源鹿筋藤蛇棒的鉛疙瘩，正杵在歐陽志正的屁股上。歐陽志正一哆嗦，「噠、噠、噠」往後退出好幾步遠去，晃了晃身子站穩腳跟說道：「唔呀！老俠客，你的功夫很好！你這鹿筋藤蛇棒杵了我的屁股。我跟你告假了！」「哎！歐陽老師傅，承讓，承讓！」李源把鹿筋藤蛇棒往懷中一帶，看著歐陽志正提鞭下去了。

歐陽志正往下走，剛到西勝鏢棚門口，由打裡頭往外出來一個人，很快來到台下，一拔腰上了梅花圈：「哈哈……李老俠，好功夫！歐陽志正不是敵手，我來討教討教。」這時，西方俠於爺可就告訴王爺了：「您瞧見沒有？上來的這個人，李源絕不是他的對手。」王爺仔細一瞧這人，矮身材、大鏢兒頭，墜子臉跟老壽星一樣，雪白的白鬍子，白剪子股的小辮兒，一身米色綢，煞絨繩，「福」字履鞋白襪子。王爺一看就很喜歡這個老頭。王爺問於老俠：「哎呀，老俠客，這個人是誰呀？」「噢！王爺，我一提您就知道。你府裡頭煙壺蓋被人拿走，約海川公主墳試藝，都是他賽南極諸葛宏圖，他就是劍山蓬萊島的二號人物，他完了就剩一個燕普了。」「哎呀！這個就是賽南極諸葛宏圖？看他偌大的年紀，精神矍鑠，面帶忠厚，白髮蒼蒼，倒不像個歹人。」「他本不是歹人。劍山蓬萊島的客禮把他請進山中，對他不敢小瞧。他是江南的隱士，功夫確實不錯啊！閱歷多，經驗也有，李源打不過他。」「是呀，老俠客，咱們好好地看看他！」賽南極諸葛宏圖往這兒一站，說道：「我的朋友歐陽志正輸給您了，不枉你是一名人弟子，出了名的英雄俠客。老朽賽南極諸葛宏圖不才，我要當場討教。」「老義士，請你亮軍刃吧。」「好！」諸葛宏圖一撩長衫，「嘩楞」一抖，三十六節蛇骨鞭往外一亮。王爺嚇了一跳：「怎麼他拿出一條長蟲來呀？」仔細一瞧，借燈光直冒亮，王爺才知道不是。於老俠告訴王爺他這條軍刃叫三十六節蛇骨鞭，蛇口之內含著子午問心針，專破金鐘罩。這是諸葛宏圖的拿手功夫。展翅金雕李源橫著自己的鹿筋藤蛇棒也往這裡一站，賽南極諸葛宏圖一抖三十六節蛇骨鞭，說道：「老李俠客，請進招兒來！」李源回道：「好吧，恭敬不如從命！」

藤蛇棒蓋頂就打，賽南極諸葛宏圖閃身形躲過去，擺三十六節蛇骨鞭急架相還。兩個人當場一動手，走行門，讓過步，「叭、叭、叭」就是十幾個回合。

只見李源這條潑風八打，三十手白猿棒真不錯呀！打到二十幾個回合都還是棋逢對手，不分勝負。直到人家諸葛宏圖展動身法，施出絕藝，李源李老俠才漸漸地落了下風。這個時候諸葛宏圖三十六節蛇骨鞭走上盤，李源縮頸藏頭一躲，帶棍走底盤，一個掃堂棍，人家諸葛宏圖就不躲了，一抬左腳「叭」把鹿筋藤蛇棒緊靠著銅疙瘩的這地方給踩住了。但是鞭可悠起來，蓋著李源的腦頂上就來了。李源一撒手，往後倒步，出去有五尺。李源紅著臉說：「喲！諸葛義士，我輸招兒了。」人家諸葛宏圖把棍給檢起來交給李源說：「嘿！老俠客，我再會鬥別位，您請吧！」李源把自己的棍圍上後，由打梅花圈上下去了。

賽南極諸葛宏圖倒提著鞭，一抱拳：「眾位！我是西勝鏢局所約所請。江南人士、複姓諸葛，單字名建，表字宏圖，闖蕩江湖有個小小的美稱叫賽南極。還有哪位登梅花圈，諸葛建奉陪您三合五式！」剛說到這兒，北面的梅花圈下有人樂：「哈哈！諸葛建哪！奉陪三合五式你這話不大點嗎？你奉陪人家三合五式，可你有什麼能耐啊？」諸葛建心說：您的話大，還是我的話大呀？這時諸葛建抬頭一看，老頭兒一拔腰就上來了。原來是西方俠長臂崑崙飄髯雙老俠於成。常言說，打了人家孩子，人家大人出來了。只見人家老俠客往這兒一站，一捋領下角鬚，這份兒太大了。諸葛建一瞧，哎喲，壞了！這是山西太原府太谷縣於家莊的西方俠長臂崑崙飄髯雙於成，李源的師傅。老人家偌大年紀，精神百倍。諸葛建抱拳：「莫非是武林前輩山西太原府於老俠客？」「哈，哈哈！正是老夫。老朽一百零三歲，要說老俠客嘛，也還有點不配。不過諸葛建哪，我雖然老了，但你這個能耐，若與老夫較量，恐怕還不行吧？」諸葛建心說：這老頭子多狂啊！就問：「於老俠客，你到這兒來，大概齊也是被人家所約所請，也為了十三省總鏢頭吧？」「對了，哈……說為十三省總鏢頭也可以，說為和你們那位道長比試比試也可以。諸葛建沒別的，咱們倆較量兩圈兒吧！」「好，老前輩！既然如此，請您亮軍刃。」「什麼？」「請您亮軍刃。」諸位群俠以及王爺、年夫人都往台上看，也知道老俠於成的份兒大。但是人家讓您亮軍刃，這也是禮之常有的啊，怎麼跟人家愣愣眼兒啊！「讓我亮軍刃？諸葛建，哈哈……你還不配！」諸葛建心說：喝！你這老頭子怎麼這麼大的話啊！我還不配？！便問：「老俠客，難道您還要空著手對晚生的三十六節蛇骨鞭嗎？」說完，諸葛建拿右手這麼一晃，蛇骨鞭「嘩楞楞」這麼一響，諸葛建也放份兒啊！於老俠大笑道：「諸葛建哪，老夫今天空著手會會你的蛇骨鞭。你留點兒神，我要把你的鞭給奪過來！」「老俠客，您還要奪晚生我的鞭？」「哈……，對！說到哪兒，辦到哪兒！」「老俠客，如果您在三十個回合以內，把我的鞭奪出去，我此次回轉江南，埋名隱姓，不再出世了。」「多少個回合？三十個！諸葛宏圖哪，把你你自己看得太高啦！我跟你來一個回合！」

就這一句話，「嘩……」人們都在交頭接耳，議論紛紛。「一個照面你就要奪人家諸葛建的鞭，老爺子您有多大能耐？」王爺的心「噠」一下就跳到嗓子眼兒了，急得直歎氣：「唉！」老俠於成、南俠司馬空、侯振遠這些人都這兒瞧看。「怎麼這老頭子的脾氣，越來越犢！」北俠說：「江山易改，秉性難移，他就這毛病。一個回合奪人家鞭，是有那能為，但是也不應當放這麼大的份兒啊！您歲數到了！」

諸葛建也是久經殺場老謀深算的人物啊！聽了於老俠的話，就問：「老俠客，您是跟晚生我開玩笑呢，還是真的？」於老俠十分硬氣地說：「大丈夫一言出口，如白染皂哪！豈能玩笑？梅花圈上是玩笑的地方嗎？」「那麼老俠客，要一個回合，您奪不過去哪？」「一個回合奪不過去，諸葛建，我一百零三歲抱著腦袋滾回山西太原府，永不出世！」「既然如此，晚生討教！」

老俠於成一推領下銀鬚，左手一捋，右手伸出去，往這兒一站：「來吧！」

賽南極諸葛建單手一搖鞭「嘩楞楞」一聲響，猶如一道白線，這長蟲腦袋直奔老俠的心口。鞭出去了，諸葛建有點兒後悔，他說這個老頭子要說大話就得辦得到，我這招兒不是給他送去了嗎？老俠於成也樂了，心裡說：諸葛建哪！你這叫什麼招兒？我說一個回合，你怎麼單給我送鞭來。於老俠左手捋著鬍子，右手支出去，「喇」地一下鞭來了，眼看都到了長衫兒上了，於老俠左手一長，「砰！」真把諸葛建的鞭給攔住了。但是這鞭是滑溜的，跟長蟲一樣啊，人家諸葛建要是一奪啊，您也攔不住啊，因為人家那邊套著手腕呢！但是，於爺不給他功夫，左手「砰」攔住這鞭後，弓右腿繃左腿往後一轉身兒，就把鞭搭在自己的肩膀兒上了，一直往前拽。諸葛建一看，立刻明白了：他怕我奪這鞭，自己使不上勁兒，就跟我把方向順成一致的。那可不成，我還得奪這鞭！想

到這兒，諸葛建就反身一轉，往回一坐腕子，「叭！」

一拽這三十六節蛇骨鞭，沒拽動。其實這一切都是老俠的做派，跟下棋一樣，我要奪你的鞭，我讓你往我哪兒來，你就往我哪兒來。我要讓你怎麼辦，你就怎麼辦，也就是說於老俠爭取了主動。賽南極諸葛建只是隨著人家的意願走。這時於老俠調過臉兒來，弓右步繃左腿好像要使勁的樣子，但你在後頭往回一拖鞭，老俠於成這左胳膊跟著鞭走，因為於老俠這頭兒沒擋頭。你一奪，我這手就跟著你往後走了，但是身子可就轉過來，左手腕子就這麼一挑鞭，上右步往諸葛建的胸口窩上一捅。要是一般人可就捅不著了，可於老俠是成了名的「通臂掌」啊！這胳膊由於練功，是比別人長出一截來。這會兒於成要想把諸葛建捅死那是太容易了，不過，老俠沒有這樣。當諸葛建抖挽手往後撤步時，於老俠輕掌一擊，賽南極諸葛宏圖就出去一個滾啊！老俠於成提著這條蛇骨鞭，得意地問：「諸葛建，怎麼樣啊？」賽南極諸葛宏圖這老頭子臉一紅，起來了：「老俠客，罷了，晚生服了！我認為，您能贏晚生，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您說一招奪鞭，晚生我真不信。現在真是話應前言，晚生我服您了！」「哈哈，諸葛建啊，你說得對！你捧了我，把鞭拿了去吧！」賽南極諸葛宏圖接過鞭來圍好了，長衫放下來，臉倒是沒紅。西方俠於成把我給贏了，我紅什麼臉兒啊？你們來試試啊！我一下就交給人家了，恐怕你們連一下都辦不到啊。說不定一口吐沫能啐你們個跟頭。嘿！諸葛建還臭美呢！老俠於成捋著鬍子站在這兒臉衝西：「道長，您看看，可就剩了您一位了。燈都點上來了，天可大黑了，道長您還耗著什麼勁兒啊？哈哈……請上來吧！」這不是點手叫嘛！隨著老俠於成的手勢和說話，大伙兒都在往西看，果然西勝鏢局沒人上來了，帶來的人全輸了。

雲台劍客燕普燕雲風往左右前後一瞧，就剩下自己一個人了，西方俠於成叫的就是自己了。雲台劍客燕普燕雲風那確實是有兩下子，所謂衝鋒於樽俎之上，卻敵於談笑之間，人家一點兒都不著急，慢慢站起身來。從西勝鏢棚到了梅花圈上，單掌打稽：「無量佛，於老俠客，壽至耄耋，依然如此強健，實令山人欽佩！敢問閣下，也是被人邀請來奪取十三省總鏢頭的嗎？」

老俠於成見燕普，兩位老人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呀！於老俠抱拳說：「我並不是到這來奪取十三省總鏢頭的，因為我與幾位朋友到北京玩來了，十分恰巧趕上這事。甭說我不奪，就算眾同行，看我於成不錯，公舉我為十三省總鏢頭，我都不乾！但是，道爺您想乾也辦不到，因為你我的年歲都老了。」雲台劍客燕普一聽，知道於成這人十分的厲害，看來盛名之下無虛士啊！「老俠，貧道如要仰仗武力一定要奪呢？」「哈哈，除非於成三寸氣不在啊！」「好！老俠客，貧道久仰你的碧眼神桴雞爪鏈子抓，能為高強，藝業出眾，武林之中，成為魁首。好吧，既然如此，你亮軍刀！」

老俠於成也不客氣：「恭敬不如從命，於成無禮！」老人家銀鬚甩在肩頭，一撩長衫，「嘩楞楞」，把自己的雞爪鏈子抓亮將出來。

說真的，這種軍刀純粹得憑氣功啊，盡指著這對鏈子抓不成，得跟自己本身的基礎功夫合在一起才起作用。只見老人家左右手一晃雞爪鏈子抓，「大鵬展翅」。為什麼叫長臂崑崙？就因為使抓。雲台劍客燕普雖然說自己身份比於成高，但是，這可是一隻猛虎，不能拿老頭子於成當狸貓啊！燕普按劍把，頂碰簧，「噤楞楞」一聲響，寶劍亮將出來，劍鞘子往背後一別，一揮寶劍，用劍訣點指：「於老俠，請進招來！」

練武的打來打去，梅花圈上打出這樣的人物來了，十幾家鏢棚以內再有人想躍躍欲試，他也得量力登場了。這兩人你贏誰啊？賽南極諸葛宏圖這樣的本事，跟於老俠只一招，鞭就交出來了，誰也不敢上來了。但是，你活到七十七、八十八，真見過西方俠於成跟燕普這樣的人物動手嗎？那個實在太少，也許你在武林混了一輩子都沒這事啊！老俠於成雞爪鏈子抓左右一分，往前這麼一趕步，「嘩楞」左手一抖腕子，這抓就出去了，直奔雲台劍客燕普的面門，試探性的攻擊。人家燕普知道你這招兒是假的，所以老道連看都不看，揮著寶劍，招劍訣往這一站，巋然不動。老俠於成心說：今天我算碰上橫的了，這燕普確實好功夫啊！於老俠左手鏈子抓「啪」這麼一丟，雲台劍客燕普連躲都不躲，於爺一抖腕子，這左手抓就飛起來了。緊接著右手抓也「唰」地一抖，來了個「巧摘天邊月」，對準燕普的太陽穴，左右進擊，燕普心說：這回可是真的，我要還不躲，被你這抓抓上，我燕普就得輸招。

只見老仙長一推劍把，燈籠穗晃面門，就稍微地這麼一斜身，抓就抓不上了。

燕普燈籠穗一挑腕子，直奔西方俠的面門。老俠於成微然一甩臉，燈籠穗回來了。燕普向前一滑台步，用這劍尖照著西方俠於成的窩窩子上就點。劍出是武術啊！老俠於成來了個「點手換羅成」，「嘩楞」一聲響，把抓鉤回來，往下砸。你這寶劍不是來了嗎？我抓你的手啊。這時，於老俠右手抓「唰」地一下，「長河斬蛟」，對準燕普的腦門就抓。老仙長燕普「麻姑獻壽」，寶劍往前這麼一支，等老俠於成往後一撤步的時候，「紅雲捧日」，劍奔老俠嘎嚥咽喉就紮。老俠於成雙抓一丟，上步一斜身，一抓你的寶劍，往回一反腕子，「嘩楞」，奔燕普的面門就到了。雲台劍客燕普縱身開出去了四尺，控寶劍，招劍訣。老人家往後一撤步，雙手一抖鏈子抓，兩個人彼此道請，當場動手，又打在一處。說西方俠於爺在鐵善寺展開真功夫打了濟源，那只不過是濟源。於老俠的身份、武術、經驗、閱歷都敢著濟源，哪樣你也不成。

而現在經驗、閱歷、武術、能為，人家燕普都比自己高得多。王爺聚精會神往台上看啊。這麼一瞧，把海川吐血，自己心裡煩的事都沒了。急著對年大人說：「亮公啊，你看見沒有，真是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啊！我看過於老俠動手，那是在鐵善寺掌打濟源，而今天於老俠的真功夫才拿出來。就是打了濟源，於老俠都沒有把這麼好的功夫拿出來。你看，太好了！」

群俠也都在王爺的身旁瞧著。老人家走行門讓過步，大褂兜起風來，亞賽蝴蝶相仿，雙抓三盤，「嘩楞楞」動連聲響，運用自如，駕輕就熟，得心應手。

人家雲台劍客燕普燕雲風道袍兜起來，如同乳燕穿雲，劍招微然這麼一加緊，身法轉動，「沙沙沙」就把於爺給圍起來了。說真的，你的功夫不到，你的眼神不足，這就使你眼花繚亂，也看不出誰是誰來了。當然，群雄們看的還是真而切實。

老俠於成並肩跟燕普一對一招的打了四十幾個回合。這幾十個回合開出去，老俠於成才知道，進招白費，人家的功夫實在比自己強！如若再貪功就要涉險。這樣封閉躲閃，看管定式，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我勝你辦不到了，你要想勝我，我的經驗閱歷在這呢，也很不容易。雲台劍客燕普點了點頭，心說：無量佛！於成老邁年殘，閱歷宏富。甭說他還有這麼一身絕藝，即便真是他一點能耐沒有，他的經驗，閱歷也是寶貴的啊！燕普也就跟他耗著了。

你不是不讓我贏你嗎？我也不想贏你，我就圈住了你，到時候你自動地就得退下去。這時候老俠說：「眾位哥哥們，兄弟們，看見沒有，於老哥哥跟他戰了四十個回合，可能不成了。哪位上去替替？」旁邊有人搭言：「眾位哥哥、王爺、大人，給我瞧著點，我來吧。」原來是賽判兒飛行俠苗潤雨。這樣的人物，北俠、東俠願意讓他上去，當然贏不了燕普是一方面，相反的，你燕普要想把他宰了，也不容易。侯老俠囑咐道：「賢弟啊，多加小心！」

這樣，賽判兒飛行俠苗潤雨飛身形上了梅花圈。這時，老少群雄陪著王爺，可由打這看棚裡頭出來，站在梅花圈下。不只這一撥了，各鏢局的鏢主、鏢師、伙計都叫台上動手的能為給吸引住了，也都逼近了梅花圈。從這兒往前瞧，因為這兒看的近。整個的鬆棚會上鴉雀無聲，只聞動手的聲音，甚至於幫忙的、侍候人的、廚茶兩行，人們把圍裙一解，往肩膀上一搭，也都站在旁邊看熱鬧了。

苗爺飛身形上梅花圈高聲喝喊：「燕道長，劍術絕倫！哥哥，雙抓精奇啊！二位，暫時先住手。」您看，雙龍鏢局就有人替換，燕普這邊可沒人替換，你琢磨琢磨誰替他呀？沒人！乾著急，乾生氣也沒人替換。老俠於成用右手抓「唰！」一點雲台劍客燕普的面門，左手抓「嘩楞」揚起來，往後一倒腰，身體往外一縱，出了梅花圈：「哈哈，道爺您看！想跟道爺見個輸贏勝負，水落石出。想不到常州府北門裡賽判兒飛行俠苗潤雨苗老俠客前來討教，於某失陪！」老俠說完了以後，信步來到王爺和年大人站著的人堆裡。大伙伙恭維一番，「老俠客您的功夫真好！」「好！大伙兒還是看潤雨的吧！」

這時只見苗爺一按刀把頂碰簧，把自己的紅毛寶刀亮將出來，把刀鞘子往背後一別，苗爺過來道：「老仙長，看我哥哥於成與

仙長動手，我本不應當過來獻丑。無奈，遇高人不能交臂而去！您的功夫太好了，晚生惦記跟您學幾招。不才苗澤當場討教。」

「苗老俠客爺也是武林之中的高手，何必客氣！請進招來。」「恭敬不如從命了。」苗澤上右步「喇」這麼一跟身，左手一晃面門，刀走「順風搖旗」。人家苗爺使的刀法，就是好哪！燕普衝這一招就得點頭。只見刀走上盤，「喇」一點寒光，直奔燕普的脖梗就剝。老仙長燕普燕雲風往下一矮身，縮頸藏頭躲，劍走「順風掃葉」，「喇」地一下，對著苗爺的雙腿掃來。苗老俠雙腿一點地，長腰躲過寶劍，遞刀就砍。

二位彼此道請，當場動手，又打在一處。

大傢伙兒交頭接耳，議論紛紛，王爺跟大人關心這件事啊！因為這場戰鬥關係到社稷安危呀：「老俠客爺看看，苗老俠怎麼樣？」於老俠回道：「爺還記得鐵善寺嗎？群俠會濟慈？不瞞您說，咱這裡頭沒有能贏燕普的人。」

於爺不能再往下說。因為雙龍鏢局屏風後邊那幾位，也沒有能贏燕普的人。

但這句話於爺不好意思說出來，因為這關係到海川的兩位老師、一位師叔和清真寺的老師海爺，他們四位過來也不成，因為身份在那兒了。俠客們都明白，但是一般的武術匠就不明白了，再有點偏向的，像王爺跟大人呢，尚道爺出來就能把燕普宰了，但這不可能。於爺看了看台上就說：「苗賢弟時間長了不成，我看他的本領只不過在三十個回合。」果然，苗爺的本領在三十個回合，再想往裡進招不容易了。苗爺心說：這就是耗耗燕普的勁頭兒。因為苗爺也知道雙龍鏢局裡頭坐著高人呢，把你燕普的精力耗得不大離了，高人一出來就可能把你宰了。苗爺不往裡進招了，天罡刀三十六路，腳踩八門，「喇喇喇」，冷森森，亞賽雪片飛來，跟燕普就能鬥三十個回合。風流俠鐵扇仙張鼎一抱拳：「王爺、大人、眾位哥哥，看見沒有，我哥哥苗澤可不成了！當然，我張鼎上去也不行！但是我先把他替下來，呆會兒，再上來人換我。」

這樣，老俠張鼎張子美來到梅花圈上：「啊！道爺請住手，苗老哥哥也請罷戰。」二位縱身形出去，苗爺把刀交與左手，抬頭一看，便說：「燕道長，現在鎮江瓜州風流俠鐵扇仙張子美前來會戰，苗某失陪！」燕普心說：他們還真知道劍山蓬萊島要奪取十三省總鏢頭。西方俠於成、侯振遠、童林在這不說，就連苗澤、張鼎這樣的武林人物，說真的，你套上車，拉著兩車黃金請人家，恐怕人家都不來。現在都來了，看來人家是對付我來的呀！這時，就聽燕普說：「無量佛！老俠客，今天是我在眾位面前獻丑，每位我都要討教幾合。請吧！」苗爺可囑咐：「兄弟！加小心。」張子美點頭答應。

然後一伸手把鐵扇子抽出來：「哈哈，道爺您的功夫太好了。晚生我初入江湖，聽我的師輩們談論過仙長您。今天有福，想不到能跟仙長見面，而且還要討教三合，我張鼎增益不淺啊！老仙長請來進招。」「張老俠，你也是大名鼎鼎的江湖人物，只管請！」老俠張鼎左手劍訣指點面門，「喇喇喇」，大鐵扇子一扇，往前一趕步，對準燕普的前胸穴便點。燕普知道：張子美的扇子也好，左手的劍訣也好，專講究上點穴招兒。所以雲台劍客燕普往旁邊一閃身，舉寶劍急架相還，跟張子美打在一處。

這會兒，可是三位俠客上來了。但人家燕普的精力一點都顯不出耗下去，依然身法展動，矯若游龍，翩若驚鴻啊！使出招來美極了。王爺連看幾陣，心裡可感覺到：我們海川的老師尚道爺、何道爺以及莊道爺、谷道爺，雖然功夫也是一般人無以比擬的，但跟人家燕普燕雲風一比，還是人家技高一籌啊！看來，今天這梅花圈上的事不得了哇！王爺提心吊膽，為國事擔心啊！

年大人也有這種看法：認為這個老道可了不得，劍山蓬萊島，英王手下要盡是這樣的人物，大清國的江山都是危險啊！不過老少群雄的想法：就是趕緊設法把燕普給對付走了，贏他，殺他都辦不到了。這時，人家燕普招術一加緊，把張子美給圍上了。三十幾個回合就不敵了。司馬空可答言了：「無量佛！王爺、大人、眾位哥哥兄弟，看見沒有，子美可不成了！這麼辦，大家給貧道看著點，貧道我上去。」北俠看著南俠一樂：「哈哈！兄弟，燕普非尋常之人可比，你可要多加小心哪！」司馬空答應著，一按巨闕寶劍，撩道袍長腰登上梅花圈。「無量佛，燕道友，武術高強，世無其匹！賢弟，你暫時住手。」二位縱身形出去，張子美別扇子，捋鬚鬚一抬頭道：「噢！燕道長，您看，現有揚州鈔觀街玉頂九龍觀南俠客、海內尋針崑崙道長司馬空前來討教。張鼎失陪了！」說完，張子美跳下梅花圈，回到人群中。這時，梅花圈周圍的人是越聚越多，裡三層外三層擠了個水泄不通。雙龍鏢局除了侯杰那兒照看著海川和吳成外，人們都來到梅花圈下。

南俠客海內尋針崑崙道長司馬空打稽首，口誦佛號：「無量佛！燕道長，你我都是出家人，你身份比我司馬空高得多啊！像這種地方不是燕道長你應當來的地方。好吧，人家跟你動手，咱也不必多言！請！」「無量佛！你是司馬道友。亮你的寶劍，你我一戰。」司馬空把巨闕寶劍亮將出來，劍鞘往背後一別，控寶劍，招劍訣，往這裡一站。喝！兩個人雙劍並舉，當場動手，在梅花圈上就打上了。這二位招術展開，南俠客依仗自己的劍法精奇，還算不錯。但是打到三十四五個回合，南俠也不成了。四五位俠客跟人家動手，人家燕普的精力一點都沒退下去。猛然間有人說話了：「哈哈，司馬兄弟！你暫時先後退。燕道長！老朽有兩句話說。」二位各自縱身出去，南俠把寶劍還鞘一看，心裡很感動，正是老哥哥秋田來替換自己。我跟哥哥秋田在杭州播上，我們哥兒倆翻過臉，瞪過眼，沒想到現在，還是哥哥來替換我，這才是朋友之間交情，唉！南俠很感歎。便對燕普說：「無量佛！燕道長，看見沒有，現在塞北秋林寨獨佔北方笑龍頭、南極崑崙子北俠客秋佩雨秋老俠客前來求教，司馬空失陪了。」

南俠下來後，北俠過來道：「燕道長，你是武林的前輩，跟你動手的這些人包括老夫在內，我們都是晚輩之人。按理說你的身份在這裡，我們不應當跟你動手。但是，你要非招惹著我們跟你動手，這就不能怪我們了。此地是凡塵之間，梅花圈上是非之地。燕道長你是個出家人，身如野鶴開雲啊，應該說，閉門思過，深山老峪之中一忍，以樂晚年，修他個長生不死，這才算對。沒想到，你跑到這兒爭一時之勝負，把您自個的身份都忘了，我未免為你可惜，不能保持晚節！不才秋田，我是雙龍鏢局的負責之人，您一定要奪取十三省總鏢頭，我秋田就有點不憤。哈！我來跟您討教。」雲台劍客燕普也明白：秋田本是一個不善辭令之人，今天逼著啞巴都說了話。看來，我樹敵太多了哇！想不到此燕普說：「無量佛！秋老俠客，你說的對。不過，我燕普這一次來到北京蟠桃宮亮鏢會上到底為的是什麼？老俠客，這你也明白，你又何必多費唇舌呢？」秋老俠一笑：「哈哈，好！既然如此，你亮軍刃吧！」雲台劍客燕普燕雲風一控寶劍，老俠秋田把自己的轆轤大寶劍亮將出來，一頂碰簧，寶劍離鞘，一條金龍，寒光爍爍，劍鞘子往地下一放，大寶劍舉在手中，還真有份兒！秋田往前一趕步，劍訣點面門，「紫燕抄水」直奔燕普。雲台劍客燕普往旁邊一閃身，兩個人雙劍並舉，當場動手，打在一起。北俠秋田經驗大，閱歷宏富，不急不躁，穩穩當當，天罡劍三十六式施展開來，舞成了一座劍山相仿。雖然說個矮膊短，而寶劍長，以長補短。

雲台劍客燕普也知道秋田是了不起的人物，兩個人當場一戰。唉呀，這看熱鬧的太多了！也搭著沒人管了，四面口都往裡灌人，都說梅花圈這動上武了。

那年頭，人人都好武好練，外行人進來有多少都不知道數了，把這個地方擠得嚴嚴實實，裡三層外三層的人都往梅花圈裡瞧。這個時候燈就更顯得更亮了。

秋老俠劍招加緊，雲台劍客燕普燕雲風並不示弱。兩個人當場動手，二十五個回合開出去後，北俠秋田也不成了。

也就在這個時候，猛然間旁邊有人說話：「秋老前輩，你暫時先住招，燕道長您也暫時罷手，晚生有兩句話！」十分謙恭和藹。二位縱身形出去。

北俠秋田一看，正是那位脾氣古怪的人物，湖南桃源縣三老莊左臂神刀洪利洪炳南。只見他脅下佩著寶刀往這兒一站。燕普不認識他，秋老俠一抱拳，介紹道：「這位是湖南三老莊桃源縣管轄地界的左臂神刀洪利洪炳南，他來與你討教。」燕普心說：像秋田、司馬空、苗澤、張鼎、西方俠於成，這五位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我燕普的腦子裡都有數。至於這位洪爺，我沒聽說過。北俠秋田說完了以後，撿劍鞘放寶劍，自己下來了也往這邊一站，與王爺和大傢伙兒合在一起往台上瞧。左臂神刀洪炳南抱拳：「老前輩！晚生洪利末學後進，我沒有什麼好武術，不過蒙恩師教賜一點功夫。我想在您的面前獻丑，請老仙長不吝金玉才是啊！」「無量佛，太客氣了！請你亮軍刃。」

洪炳南按寶刀把，「噉楞楞」一聲響，這是師父給的八寶電光刀啊。刀鞘子往背後一別，兩扇刀拉開，往當場一站。燕普可就愣住了，他這口刀是寶刀，而且是左手拿刀，這個還沒經歷過。也好，試試吧！想到此，燕普往前一抱身，寶劍搶身，寶劍蓋頂一斜身。洪炳南左手刀往上這麼一扇，「喇」地一下，左手一反腕子，刀奔腿三里就垛。燕普心說：這可新鮮！這是奔右面來的。燕普腳尖一點地，長腰起來。洪炳南又用了兩招，跟著一反腕子，再一腳，燕普「噌」一下就躡出去了。現在燕普才明白過來：人家洪炳南出的招兒，全是左架。有些招數燕普還從來沒見過。左臂神刀洪利把左臂刀施展開來，砍得燕普手忙腳亂。燕普心說：這可了不得，你本事再大，與他交手使不上啊！這時，燕普虛點一招，縱身形出去。洪炳南也往旁邊一站：「燕道長，您看晚生的左臂刀如何啊？」「無量佛，閣下的左臂刀太好了！」「哈哈，回見！」西方俠於爺一看洪利要走，可急了，心說：他這是什麼毛病？

這洪爺可是真有兩手的啊！只有你能使燕普手忙腳亂，可你怎麼又回來了呢？！連洪玉耳在旁邊看著都生氣：「我爸爸這是練的什麼功夫，把人都撇下了，怎麼能贏人家呢？」其實，這就是洪炳南的個性，他不敢贏人家。左臂神刀洪炳南把刀入鞘，下了梅花圈。燕普望著台下說道：「無量佛！方才這位湖南桃源縣三老莊的左臂神刀洪老檀越招術精奇，神鬼莫測！貧道燕普生平不識此招。看來人家洪爺是高人，人家承讓於我了。還有哪位上來？」

老俠侯振遠拔腰上來，拉出自己的龍淵寶劍，通姓名後，過來跟燕普一戰。三十幾個回合開出去，老俠侯振遠也不成了。畫地無形隱伏俠甘雨甘鳳池上來把侯振遠換下去。二位打上了，也是難解難分。但時間一長，甘大俠也不是敵手了。王爺在下面看著，十分著急：「老年，難道說只一位仙長就奪取總鏢頭，動搖我大清的國體嗎？」年大人手拈黑髯：「王爺不要動念！」

你細看燕普身法已漸稍慢，若再有前輩出現，定能化險為夷！」王爺點頭：「話雖如此！你看群雄們能耐大的，有名望的可全敵不住燕普，這可怎麼好呢？」

正在這個時候，有人道：「南無阿彌陀佛！」所有梅花圈下的人，亞如波開浪裂，往兩旁一閃，僧道俗一共進來四位。王爺跟年大人這麼一瞧可高興了，青雲長老寶鏡禪師持亮銀方便鏢在前，尚道爺、何道爺和徒手的老師海爺在後。

原來，鼓上飛仙丁瑞龍把梅花圈上的事情都報告了四位劍客爺。老師海爺一聽就急了：「你們都帶著傢伙了，可我什麼都沒有啊！空著雙手也得湊和呀。」老四位打鏢棚出來分人群往前走，拔腰上來。「南無阿彌陀佛！燕道長，且請住招！」燕普虛點一劍，縱身形出去抬頭一看：這氣「喇」地一下就上來了，你們為什麼也上這裡來啊？西方俠於成這些人一張嘴說跟鏢局有關係，因為人家是俗家。我燕普是奉劍山王爺之命的，可你們眾位到這兒來幹嘛呢？要憑你們幾個的能為，使我燕普不能如願？哼！要說我跟西方俠於成這些人當場動手，我應當容讓一些。那麼與你們幾位交手，我就不能客氣！燕普看上去好像精力不減，實際上在身體裡頭也耗去不少力量。這是事實啊，這麼長時間，燕普會了八位老俠，而且這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所以燕普也確實有些累了。

寶鏡禪師邁步往前走，右手合鏢，單掌打問訊：「彌陀佛！燕道長，認識貧僧昌黎縣青雲山青雲寺青雲長老寶鏡嗎？」「噢！原來是寶鏡禪師，貧道我認識。」「老僧本依三寶，秉教沙門，我不受任何人指使和請托。貧道這一次來到北京城，就聽說燕道長你要在梅花圈上憑自己血氣之勇奪取十三省總鏢頭，我想此乃是鏢行之事，與你我風馬牛不相及。有道是：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燕道友！你一個出家的道長，舉足不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你就當自己靜悟參修，青燈古佛，你卻要憑血氣之勇，有意戰敗天下群雄，顯一己之能為。燕道友，你違背了出家人的宗旨啊！依老僧良言相勸，十三省總鏢頭落入誰家與我都無乾，燕道爺趕緊離開這是非之地，尚可得保餘年，使武林同道全都敬仰於你。你一定要黷武窮凶，嘿！貧僧在此，你也不能得逞！」燕普口宣佛號：「無量佛！寶鏡師兄，你在山人面前說大話，你尚且不配！贏你還游刃有餘。不信，亮軍刃你我一戰。」

「好！」寶鏡的脾氣並不好，自己住後一撤步，左手拈長髯，「咋楞楞」，把亮銀方便鏢雙手一攥。鏢是個大月牙子，鏗明瓦亮，刀刃飛薄，尖利無比。

「燕道友，請來進招！」「噢，和尚還是你先請！」這時，王爺可問了：「振遠老俠客，這位不是跟海川的兩位老師來的那位青雲長老嗎？」侯老俠忙回答：「對！這就是寶鏡禪師，剛才揚杜清風的那個生鐵牛牯鹿就是他老人家的弟子。」王爺一聽可高興了：「亮公啊！今天我們算是開了眼了！想不到這武林的前輩全到了。咱得好好瞧瞧，是不是寶鏡禪師能把這燕普給殺了或者給打跑了？」其實，俠客們都明白，寶鏡禪師的能為根本不可能打過燕普，只是耗去他一部分精力就是了。於爺心裡明白：在場的眾位沒有贏得了燕普的，燕普的功夫太好了。

青雲長老寶鏡禪師一合方便鏢，往當場一站：「燕道友，貧僧無禮了！」

說完，往前一趕步，「嘩楞楞」，一推亮銀方便鏢，一轉身，僧袍一擰，「嘯」，猶如一蓬大傘，兜起風來，好威風！這大鏢一道光華，對準燕普的脖子就來了。雲台劍客燕普往下一矮身，縮頸藏頭躲，剛要遞寶劍迎招，人家大和尚鏢一變手，對準燕普又往回一斬，燕普腳尖一點台板長腰起來，「張飛大騙馬」，邁右腿跟左腿，從鏢樑上過來。大和尚搬鏢頭，一掀鏢攥，大月牙子直奔燕普的哽嚥咽喉戳來。喝！大傢伙兒一瞧，和尚這三下可真厲害啊！再看雲台劍客燕普上右一滑步，捧寶劍一坐腕子，燈籠穗晃面門，「進步撩陰」就是一劍。大和尚退右步，自己拿大鏢往下一蓋它，一搬鏢頭，一橫鏢，「噹」地一下，大鏢就立起來了，「立劈華山」，對準燕普的頂梁就砸。撩陰劍進不去了，燕普往回一撤步，大鏢到了，燕普跟著往上一矮身，踏中宮，跟右步，寶劍走掃堂。大和尚飛身形起來，腳尖一點台板，大月牙子頭裡一攥，往下一蓋腕子，來了個「夜叉探海」式。燕普鼻子尖著地一長腰出去，「金鷄展翅」，往這兒一站，一理領下銀髯。大和尚往後一撤鏢，雙手一合，「懷中抱月」。兩個彼此道請，當場動手，又打在一處。這可看出人家寶鏡禪師的份來了，同時也看到燕普確實是真高啊！大和尚躡縱跳躍，身如靈猴，快似狸貓，滴溜溜地打旋，碾得台板兒響，僧袍兜起風來，唵唵作響。雲台劍客燕普不慌不忙劍招展開，道袍兜風如同穿花蝴蝶相仿。真是一場鏖戰！和尚鏢沉力猛，碰著燕普哪兒，燕普都夠嗆。燕普的寶劍跟和尚大鏢比起來就吃大虧了，全憑短小綿軟之技，擊刺合攏。但人家燕普的功夫在那呢，不懼你呀！甭說你使鏢，你就使八稜紫金降魔杵，像傻小子於恒那樣的，人家也不在乎啊！劍招走開，你來我去，真是八十個，九十個回合往外開呀。這時，燕普確實感到身體有些力乏了，肚子裡頭也空了。燕普心說：要壞了！寶鏡禪師不往裡進招，但是也沒人過來換，讓寶鏡把燕普耗了又耗，使燕普筋疲力盡了再換人，這是尚道爺、何道爺、師海爺老哥仨研究的。果然寶鏡禪師把燕普耗的可以了。西方俠於爺告訴王爺：「王爺！寶鏡高僧贏不了燕普。不過您還看不出來，他全憑自己的功，耗著燕普，把燕普的力量耗得筋疲力盡了，海川的老師們再上去，就能把燕普贏了。」「噢，這是一種兵法戰術！」「對了！王爺。」年大人還算是個內行，看出來寶鏡和尚不行。何道爺跟老師海爺商量：「老師海爺，您沒有軍刃就算了！我跟二哥說好了，我先上去，不成再瞧他的。」「何道爺，事到如今，只好如此！」

老仙長愛蓮居士太乙劍客何道源，墊步擰腰，身輕似燕，落在梅花圈上一點聲都沒有。「無量佛！師弟，你二人大戰百餘合不分勝負，你先下去！燕道友，且請住手。」二位各自縱身形出去。寶鏡和尚往後一撤步，大鏢一戳，一捥領下大銀髯：「彌陀佛！現有江西臥虎山玉頂玉皇觀二觀主愛蓮居士太乙劍客何道源何仙長前來拜會於你，貧僧暫退。」那意思是：三哥，您不成我還來。燕普心說：你們這叫車輪大戰啊，太不像話了！寶鏡下下去了。老師海爺跟尚二爺老哥兒倆才把這意思一說，寶鏡說：「太對了！這不是三爺上去了嗎。讓三爺把他耗得沒法再耗了，二哥您再上去就能把他宰了！」尚道爺說：「我也不至於殺了他。總而言之，咱們得把今天這件事有始有終，不能十三省總鏢頭落在西勝鏢局，目的就算達到了。」

愛蓮居士太乙劍客何道源一按劍把，捥領下銀髯打稽首，口宣佛號：「無量佛！燕道友，你我都是這個年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是出家人。出家人就不管世間之事，樂林泉絕名絕利，隱岩谷忘辱忘榮。因為咱們是出家的道人，我希望你臨懸崖以勒馬，值歧路而停車，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山人我磨破了嘴唇恐怕你也不聽我的良言相勸。那麼，事到如今只好憑能為你我彼此一戰！」說著話按劍把頂碰鏢，何道爺也知道，累他嘛，就要接著惹累，不能只是說話，讓你緩過勁

來再打。

那還成啊！何道原把劍鞘往背後一別，一捧寶劍。雲台劍客燕普也明白人家的用心，就說道：「無量佛，你是何道友吧！我也知道你們弟兄久在江湖，是武林的前輩。哼！你勸山人又何必多費唇舌呢！你我當場較量，贏得了山人擦肩蹭袖，我認輸，山人即刻就走。贏不了的話，想讓山人離開此地，我是決不離開啊！十三省總鏢頭就是我的，願望沒達到，我絕不罷休！無量佛，道友接劍！」老仙長愛蓮居士太乙劍客何道源，往前一上步，「唰」地一下，肥大的袖管往起這麼一揚，跟一道白光似的，腳尖一點台板，往前縱起了一丈六七，來擋燕普面門。「唰！」一坐腕子，寶劍就到了，劍走「麻姑獻壽」，對準燕普哽嚥喉就紮。雲台劍客燕普上左一滑步，「老虎坐洞」把門封，劍訣搭腕子，拿定劍一貼你的寶劍，往後一撤步，燈籠穗晃面門劍走「摘星步月」，對準何道爺腿便點。老仙長何道源往旁邊一閃身，擺寶劍急架相還，跟燕普就打上了。這可看出來，何道爺不亞如歡龍活虎，躡縱跳躍，身體靈便，劍招展開，舞成一座劍山相仿，罩住了燕普。唉呀！王爺高興了，怨不得海川的功夫這麼好。你看他的老師，在擂台以上真似生龍活虎一樣，招術精奇。王爺忙問：「於老俠，何道爺能贏燕普了？」老俠於成一擺手：「王爺，贏可甬想！只求不輸就成了。」

人們把身體勞累了，也把吃飯這茬忘了，聚精會神地往台上觀瞧。大傢伙兒看二位在梅花圈上動手，就好像兩個大球一樣，「咕嚕咕嚕咕嚕」，在梅花圈上亂轉。何道爺的功夫實在是真好，這是第一次看見何道爺跟敵人動手。六十個回合、七十個回合、八十個回合、九十個回合，何道爺一看燕普，有點噓噓作喘，就知道他真累了。燕普心說：像何道源、寶鏡這樣的人物，再上來幾位，我燕普非得累趴下不可。看起來今天的大事難成啊！賽南極諸葛宏圖跟西勝鏢局一千人也都在台下看著，乾著急沒人換啊！能讓老仙長歇一會兒多好，這又怎麼能辦到呢？！尚道爺跟老師海爺商量：「看起來，貧道該上去了。」「對！尚道爺該您的了。如果您不成，那還得瞧我的。咱們真的給他來個車輪大戰！」尚道爺心說：人家那幫老俠客爺跟他乾了半天了，不然的話，就咱們哥兒仨，來回地轉得轉幾圈啊！「好，師弟，給我瞧著點！」愛蓮居士太乙劍客何道源正跟燕道長打得難解難分，老仙長尚道明飛身形來到梅花圈上。王爺對年大人說：「亮公，你看，這是海川的第一位老師尚道爺。」「不錯！我認識他呢。」年大人說：「這是我的大師伯，我能不知道嗎？」

果然，尚道爺來到切近：「無量佛！三弟，你暫時退下。」雲台劍客燕普虛點一劍長腰出去，何道源往回一撤步，把寶劍還鞘，一聲沒言語下來了。

「無量佛！燕道友，我的三弟跟你當場動手，我看你們二位是難解難分，因此我把他叫住了。知道勸你也沒有用，你我只有在梅花圈上一戰！燕道友你勝了貧道，十三省總鏢頭當然就是你了，你贏不了貧道，想得十三省總鏢頭，卻也很難！」說著話，一按劍把一頂碰簧，不讓燕普喘氣，一控寶劍招劍訣，尚道爺往這一站，大傢伙看著尚老劍客，仙風道骨，風采可愛。雲台劍客燕普把他的臉往下這麼一沉，一立定劍道：「尚道爺，你進招來！」「好，恭敬不如從命，尚道明無禮！」老仙長往前趕一搶身，左手劍一晃面門，燈籠穗「嘩啦啦」一晃，寶劍往前一推，對準燕普腋下軟肋上就點。雲台劍客燕普燕雲風撤左步一斜身，寶劍走「孔雀剔翎」，往前一搶步，「白蛇吐信」，「唰」，奔尚道爺哽嚥喉就是一劍。老仙長上左滑步，寶劍一點燕普的外皮腕子。燕普墜肘沉肩一拉寶劍。老仙長往前一趕步，燈籠穗「唰啦」一晃，劍走「仙人解帶」。燕普也真不敢疏神大意，知道尚道明那是了不起的人物，何況自己身體也勞累了。燕普長腰一斜身出去有四尺，控寶劍招劍訣。尚道爺也提寶劍，右腳紮根，抬左腿，往這一站。兩人彼此道請，當場動手就打在一起。

說真的，這個武術練到燕普跟尚道爺這份上，可不小了。兩位在一塊作戰，兩口寶劍「唰啦啦」劍招展開，一招一式，肩架姿勢沒有不好的。

不管招法多快，招術出來都咬得十分磁實，沒有一招浮萍了草的。兩個人的迎招退招都相當好看！看得大傢伙目瞪口呆。連西方俠於爺這些個老前輩都贊歎不絕。尚道爺的功夫確實是不錯，燕普更為出奇啊。真的，一輩子練武術能練到這個份上，那可真不容易呀！俗家人練功，今兒不跟媳婦嘔氣，明兒跟孩子嘔氣，你這功夫再能練，也不成呀。人家出家人就有優先條件，除了唸經、燒香、吃飯以外，把這腦子完全都擱在武術上了，怎麼能說不好呢？

老二位棋逢對手將遇良才，比肩作戰不相上下。也就是將近八九十個回合，燕普一瞧自己不成了，大傢伙兒也都看出來了，燕普的動作有些遲緩。可是人家尚道爺不然哪，正在精神倍長的節骨眼兒上，那個身法展動開，形似猿猴、快似狸貓，一點兒都不顯得拙笨和勞累，「唰唰唰」，劍招加緊把燕普就圍上了。燕普一想：這可不好辦哪！尚道明是生力軍，我已力盡筋疲了，時間長了，如果一失招，不但說十三省總鏢頭得不著，王爺跟大帥的計劃竟成了泡影，山人也把一世英名付於流水了。車輪大戰，人家對付的也就是我燕普，我有本事也敵不過這麼多位武林高手的輪番迎戰啊！我呀，來一個走後留招，看尚道明是什麼舉動？然後，我以奇招敗之，再設法把他贏了。雲台劍客燕普燕雲風思索至此處，「唰！」一個「長河斬蛟」，對準老仙長尚道明胸前便點。人家尚道明也是聰明人啊！你燕普沒力氣了，想急於速戰，而我是生力軍，我的目的是拿我的招數把你纏住，到最後你累得打不動了，自甘失敗。你不願意這麼乾，這是走後留招，想捲土重來啊！老仙長尚道明往旁邊一閃身再看，燕普一提寶劍，腳尖兒一點梅花圈的木板一長腰，「噌」

出去一丈六七。尚道爺心說：你要是不走後留招，我見招迎招見勢打勢，你長腰出去那我就追你，看看你有什麼出奇制勝的招數。老仙長尚道明劍訣一搭，腕子一捧寶劍，劍在前頭，人在後頭，腳尖兒一點地，口頌佛號：「無量佛！燕道友，勝負未分，你因何逃走？」人到聲音到，「唰」地一下就來到燕普的身後，寶劍對準燕普的後腰眼兒，平著就紮。雲台劍客燕普虛點一招，縱身形長腰出去。他聽風辨物，後頭尚道明連人帶劍來到，燕普就勢上右步一斜身，一反腕子，從打左肩轉過來，一搭尚道明的劍也往前推。「唰！」

燕普的劍在上，尚道爺的劍在底下，兩口寶劍平著一搭。這回倒更不好辦了！

尚道爺的劍在底下，劍尖兒入了他的寶劍吞口以內。雲台劍客燕普的寶劍在上頭，順著劍身也入了尚道爺寶劍的吞口以內，誰也拉不出來了。「嚙！」兩口寶劍一見響，尚道爺就勢把左腳往回一順，左手劍訣一搭腕子，右手攥著寶劍，弓右步，打丹田一口真氣提上來，拿自己的劍硬往前頂。這寶劍不是在劍的吞口以內嗎，往哪兒頂？哎，就用這個力量把你的寶劍往前頂。雲台劍客燕普也是一樣，右手劍訣一搭腕子，寶劍也往前走，兩口寶劍「唰」地一下就崩起橋彎兒來了。這可就耗的是力量了，如果尚道爺的力量大，燕普的手腕子頂不住了，把這寶劍崩開，尚道爺這劍准把燕普紮死。相反的，尚道爺力量不足，人家燕普把你的寶劍崩開，也是一樣。兩口寶劍到了這個程度，那麼就是必須有一個死，才能有一個生。你要撒腿跑不成，扔下寶劍一跑，對方寶劍正好把你紮死。所以誰也不能動，就憑自己的火候功夫。看到這兒，大傢伙兒就這麼一愣神，「嘩」地一下子，都看呆了。誰能解決這個事呀？尚道爺跟燕普兩人的份兒都這麼大。

就在這個時候，順著東南這個門進來個道爺，順著大棚頂上頭施展「蠍子倒爬」，跟著一崩勁兒，「唰——」，往梅花圈上落，飛將軍從空而至！

這麼老高的棚，這個人從上頭下來，一個「雲裡翻」的跟頭，腳扎實地，落在台板上連一點聲響都沒有。口頌佛號：「無量佛！」聲音洪亮。離他們二位合劍的地方可還遠呢。這聲佛號念完了，這個人就來到二位的當中，右手擎著個東西。大家都看見了：這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仙長。西方俠於爺他們都認識。這位矮身材，身上穿鵝黃色道袍，掐杏黃口，係水火絲帶，雙擺燈籠穗兒，鵝黃色的中衣，厚底兒的雲鞋，白襪子打護膝過了膝蓋。面似三秋鼓月，皺紋堆壘，一臉的寶色，兩道修眉斜飛入天蒼，壽毫長到了唇邊，微抬眼臉，二眸子金光燦燦，亞賽兩盞金燈。鼻如玉柱、唇如丹霞，大耳垂輪，連鬢絡腮，一部銀鬚苦滿前胸，頂都謝沒了，楊木道冠兒竹箬別頂，確實是一位仙風道骨，風采可愛的老仙長！只見他肩插拂塵，右手攥著的正是老師海爺丟失的單只

點穴。寶鏡禪師跟何道源看得挺清楚：「噢，他老人家真來了！」這位老仙長是誰呀？江西信州龍虎山玄天觀觀主、大清國四大名劍排行在三、董海川的親師祖父，尚道爺、何道爺的師父，太極八卦術士張鴻鈞。他深得太極八卦兩門之長，武術通玄，那確實是個了不起的前輩！

當初，老人家把尚道明、何道源他們找到江西信州龍虎山玄天觀。老劍客張鴻鈞曾告訴他們：明年三月三亮鏢會，恐怕劍山蓬萊島有不軌行為，才送他們雌雄二劍讓他們走的。後來，天師又跟三爺張鴻鈞見著了，請三爺必須親自去一趟，恐怕他們得派能為高強的武林高手前往，這麼著三爺張鴻鈞才打江西趕到北京城。多年不到北京了，天子腳下，帝王之邦，商賈雲集，道都大邑呀！南七北六十三省的人都雲集於北京，那確實是跟外省別的地方不一樣。三爺來到北京城，住在哪兒？就住前門外箭樓兒上。那個地方又沒人管，也沒人管，在那裡頭一住，這多美呀！老人家張鴻鈞到時候，天不閃亮就下來，找個樹林一忍，天亮了該幹什麼幹什麼去，吃喝遊玩。聽說自己的弟子收下了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老仙長幾次來到童林的家中，暗含著看看自己這徒孫。果然，童林的所做所為，很合乎本門的門規五戒，老仙長認為這孩子虛懷若谷，將來准錯不了。

這一次童林出來，老仙長暗含著監視他。第一次，李鐵拐斜街海川把王倫的手攥住可說大話來著，老仙長很不以為然。老劍客爺心說：你小小年紀住在北京，說人家王子延還禁不住你一個手指頭，不管這是不是玩笑話，這讓人怎麼看你呢？那時老人家就有了管教童林的心。但是就這一點兒事，還不足為怪。二次童林來到前門外，碰見神龍手歐陽君撿檳榔，清風羽士任元捻歐陽君的紗袍，結果在醉月樓吃飯時人家兩人從樓窗跳下來，童林也跟著跳下來。剛好老仙長正圍著草市兒轉呢。老仙長暗自念佛：「無量佛！娃娃，你是北京城雍親王府的教師爺，堂堂有名的俠客，大庭廣眾之下招搖自己的本事，這不是嘩眾取寵嗎？再說這種功夫哪能當著人從樓窗上跳下來。他們兩人算幹什麼的，他們倆完了事離開北京了。你難得開嗎？由於老仙長有警戒童林之心，結果跟到了天壇。神龍手歐陽君跟清風羽士任元打起來了，童林在磚垛後頭蹲著瞧。老仙長不滿意了，他認為作為仗義排難來說，海川應該過去阻攔，給人家二位說和說和，這是身為俠客的天職，而你怎麼能在這兒看熱鬧呢？所以老仙長這才過來施展蛇行術、草上飛的功夫，來到童林身邊，暗中用半塊城磚，拴在童林的衣服底擺上，用辮穗紮好，然後隱蔽在樹叢中瞧。神行無影伍金堂在磚後頭一喊，一豎大拇指。老仙長心說：你這是幹嘛？劍客爺可就跟上他了。這伍金堂領著童林遛彎兒，在王子延的家中拿林寶。喝！老仙長這氣大了，你這是搞的什麼名堂？其實老劍客爺知道，這已經是三次遛彎了。老人家不離童林左右哇，結果第四次上，神行無影伍金堂領著童林遛城牆，遛到西南城角，伍金堂轉彎兒過來，海川「燕子三抄水」，伍金堂抹頭從裡邊城牆一跑，老仙長一攔伍金堂的腳脖子，他從上頭掉下來，才把臉磕了。收吳成，老劍客爺也暗中觀瞧了一下，還算滿意。收下吳成之後，鐵三爺約海川到清真寺，老劍客爺也來到清真寺。沒想到在這兒僧道俗來了這麼一場，老人家認為很不應當那樣做。最使老人家不滿意的就是寶鏡禪師練完後把扣捻開了一個，你不是成心要讓老爺海爺栽跟頭嗎？這樣，仙長等老爺海爺扔這鐵條的時候，施展夜叉探海術，把鐵條攥住，然後手抄這點穴，由打前坡到後簷身法飛快，尚道爺那麼快來到中脊上四外瞧，都沒瞧見。這樣，海川走，老劍客爺也離開了清真寺。海川回到家，掌震豎背摘星焦秋華。老人家認為童林的手重了，焦兩焦秋華不是個壞人，他也是個人物，你打他一下可以，不應當打得這麼狠。在護國寺，老劍客爺不能不來。

老人家心說：這個小孩輕身涉險，膽大妄為呀。你師父跟我提過，海川你就來過這麼一手兒。結果護國寺與杜道爺一場惡戰，海川險些失手。這時老人家告訴童林：「冤家，你還不撇鉞亮劍！」老人家丹田提一口真氣，讓自己的氣功把字兒吹給童林，不能讓杜清風聽見了。這是老人家的功夫哇！結果撇鉞亮劍砍下了杜清風的道冠。老人家可就追杜清風去了，看杜清風怎麼辦？

結果杜清風轉一個圈又回來了，派人打聽童海川的去處，半晚上鏢局子行刺。

老人家拿著點穴也來了。大傢伙追他，往外一跑來到後院。老仙長用點穴把他點中後，責備了他一番，又拿這鐵條把他給打了個跟頭。杜清風走了，老劍客爺也走了。第二天海川、侯振遠到了清真寺，打清真寺出來到牛街口遇見燕雷。老劍客爺也在這兒呢。給燕雷說好的約著走，老人家可說這個：孩兒啊！你要把他帶到鏢局子以多為勝贏人家，你可不對！沒想到老人家到大柵欄看，一會兒劉俊帶甘虎把燕雷送走。回來甘虎被打，老人家又跟著來了。在樹林裡瞧著，很不滿意童林的行為，害人之心不可有，可防人之心不可無啊！諸葛建是什麼人，約你你就來。你身為俠客，怎麼這麼聽話呀？你即便來也不要緊，前門外大柵欄鏢局有這麼多位兄弟，你說一聲讓大傢伙兒跟著你來。老仙長認為童林辦事太莽撞，結果戰三勇，最後告訴童海川二次拋鉞亮劍！